

记得那年吃鸡

□ 唐连君（上海，银行职员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如今，每次见到丰盛菜肴时，总想起童年时期食物匮乏所衍生的趣事。

“日落西山社员归，炊烟袅袅饭香随”，随着高音喇叭播放的歌曲声，我爬上扶梯看匆忙回家的大人们淘米、烧饭、炒菜。

“小阿弟爬来能嘎高呀？”听到喊声收回视线，看到大姨笑盈盈站在场地上看着我。我赶忙喊了声“大姨”就向屋里的娘报信：“阿妈，大姨来啦！”并赶紧下梯紧随大姨身后进屋。娘从灶间里端出碗红糖水让大姨落座喝。大姨见我眼珠转个不停，会意地笑着摸出两把奶糖塞进我口袋。我随即剥开一粒塞到娘的嘴里，再剥出一粒抛到自己嘴里。

听娘讲大姨家条件好。我自己小时候最喜欢跟娘去大姨家，吃的菜好多没吃过，房间里全是长木板铺的“地格间”，房子高爽、亮堂。一次吃过饭一出大姨家门我

就轻声跟娘讲，等我长大了要是也能让娘天天吃鱼吃肉住高楼就好了。

回想当年那个傍晚，在场地上玩了约莫半个钟头，如蚯蚓循痕归洞，我循着香味直奔堂屋八仙桌，随后搬个小凳扶着台子脚站上去看到罩篮里放着一碗洋芋烧鸡肉，还有一碗油光发亮的白斩鸡。想摸一块来吃么，又顾忌碗里原封原样像“挑韭菜棒”，一牵动就容易走样被娘发觉，因此不敢伸手。记得读中学的阿哥教过我：“物质由分子组成，分子就是物质的微小颗粒，我们平时闻到的鸡肉香味就是吸到了鸡肉分子。”遂即头伸进罩篮里，紧贴碗沿口鼻并用大口吸食鸡肉分子。

正当自己“吸食”乐无穷之际，娘突然出现，笑吟吟地用罩篮盖轻轻碰了我一下，我赶紧缩回头。娘顺手捡了块鸡心肝塞进我嘴里，然后就盖上盖。那鸡心肝一

进嘴，我来不及嚼两下就让它像泥鳅倒进竖起的竹筒——一下到底溜进了肚皮。无奈只能回味，寻思娘给我鸡心肝吃，说是让小囡吃了记性好将来读得出书，细想起来，倒是好比发觉黄鼠狼要偷鸡，有的人家会弄只活癞厮拴在鸡窝外，算是给黄鼠狼许个甜头，让它暂缓惦记吃鸡。

不一会娘同大姨一起端着饭菜出来。大姨看到我亲热地喊：“小阿弟吃饭哩！”我就乐颠颠地爬到大姨旁坐定下来。长久油水枯竭的我如同馋癆鬼附身，那筷子在细小胳膊的操纵下，撮菜快捷、娴熟、精准、高频，超乎寻常，同时手臂竭力往嘴里扒菜加快牙床翕动咀嚼频率，除了含糊讲一句“大姨吃呀”的客套话外，一直埋头吃菜。偶尔抬起满嘴油腻粘着饭粒的面孔，就会感受到全身被阿哥们抱怨的目光扫描。可我顾不着吃相，直把自己吃得撑到喉咙。

时光荏苒。如今遇到聚餐，那些平时吃腻荤腥的小孩已不太愿意对鸡鸭鱼肉虾蟹蛋动筷子，而更喜欢捧五谷杂粮、时鲜蔬菜的场。每当“忽觉佳酿醉春华，颦笑嬉闹面添霞”之际，我每每会让小孩点评这桌哪个菜更合胃口。他们肯定会说——“拌黄瓜好吃，脆嫩！”“冬瓜汤好喝，鲜美！”“蒸落苏软滑，清香！”或者会说“烤山芋绵糯，香甜！”遇此情景总让我感慨：几十年前就被自己吃厌的食物，如今竟成美食。以往经历物质匮乏的贫困、苦涩，早已转化为人生一段无法磨灭的有趣记忆。我这个抚今追昔者，越来越深切感悟到现在社会物质生活远比古人盛赞的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”还要富足得多，但珍惜当下生活，光盘行动似乎也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了。